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GIEFANG RIBAO　星期三　第一版

解放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廿五日　第八二六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社址：延安　半年一五〇元　全年二九〇元　三月八十元　每月三十元　本期零售一元

通知

邊區政府新頒佈之護照，已由本處分發各分區，茲特通知各機關、學校、羣衆團體，如有存一九三八年本處所發之出入邊區邊境護照者，無論用過之存根及未用的，一律速交本處。

保安處二局

一九四三、八、二十四日

出賣啓事

本店因爲遷移地方，現在停止營業，爲了很快的結清賬目，現欲將房屋出賣，如有購買者請來本店交談價目爲荷。

延安新市場河口商店啓

劉廳長視察歸來談

鄜縣民衆自衛動員

七天捐獻柴糧卅萬斤

【本報訊】在暮色蒼茫中，劉景範廳長和記者對坐在他的辦公室裏，熱情而緊張地講述着視察鄜縣的觀感。他有時很嚴肅，有時露出一陣陣爽朗的笑容。他有力的說明，今年七月間鄜縣（邊區的一隅）人民在自衛動員中的表現是並不平凡的。他告訴我們，從這一個角落可以窺見，假如誰敢向邊區開火，進行强盜的進攻，邊區人民將會表現一種怎樣巨大的力量。

『我們先看看蓬勃的開展在鄜縣的擁軍運動吧！』劉廳長用着很大興趣開始了他的談話。先說勞軍，全縣只是現金就捐獻了廿七萬八千元（鄜縣一個城圈十四萬、張村驛一個幾十戶的鎭子十二萬），另外，還有五口肥猪、二十二萬斤乾柴、兩萬斤蔬菜、六萬斤乾粮，這些數字的完成，有的只化了一夜工夫，有的不出一個星期。政府爲了節省民力，開始只是一聲號召，羣衆自己便鬧得「熱火朝天」，勞軍的行列，簸籮担担，擁塞於途。我們的政府收都收不及，我們的戰士吃都吃不完。鄜縣本來是缺柴缺菜的地方，菜價原先八元錢一斤，但勞軍熱潮一起，一斤馬上降到兩元、一元。勞軍的六萬多斤乾粮，盡是最好的饃饃和炒麵，老百姓把麵炒好，先捧一把到鄉政府或區政府給幹部看看，他們說：「請您看看麵炒好了沒有，如果不好我們去重炒，不生不熟叫咱們的八路軍吃了肚子痛。」張村驛的居民晚上開過會，決定第二天給軍隊送兩千斤炒麵，借兩百頭驢子，但他們心裏等不到天亮，囘家就忙着生火、喂料，第二天淸早天還未大亮，羣衆已經抬着白麵，牽着驢子，來敲打區政府的大門了。一羅羅的白麵饃排在街旁，兩百頭驢子的行列站滿街巷。鞍架的齊備，精神的抖擻，都是平日少見的。

在交道，在大義，在太樂等區，我們的軍隊每逢路過一個村莊，無論白天黑夜，只要被村裏一個人發現，全村的男女老幼，便捧着蒸饃，提着開水，一齊擁上前來，他們圍着你，不吃也得吃，這種態度是誠懇無比的：『好同志，你們剛放下鋤頭，就辛辛苦苦跑到咱們這裏來了，爲什麼？還不是爲着保衛我們大大小小，你們是我們的救命恩人，我們不叫您吃叫誰吃！』

保衛邊區是長期任務

羣衆代駐軍種菜數千畝

牛武區的駐軍開到前綫去了，各村寨的羣衆自動組織起來幫助他們鋤草，竟在三百畝以上，軍隊允許將來換工，但羣衆無論如何不肯接受。指導員親自上山送飯，他們更增加了鋤草熱情，不休息的鋤，直到駐軍又回到原防，他們依然不肯停止。保衛邊區是一個長期任務，最近羣衆又替邊防軍栽種了幾千畝蔬菜，菜地是羣衆自己開的，菜籽是羣衆自己買來的。

劉廳長很肯定的說：『這一次我們不僅具體的看見了邊區人民對於革命的政府及軍隊的熱愛，同時我們也具體的檢閱了邊區人民的雄厚力量，這是不可征服的力量，還是鐵的長城！』

此後，我們的話頭已經慢慢轉移到自衛軍方面。

鄜縣的自衛軍，就裝備和訓練來說，過去都不算最好，但這一次卻表現了使人意想不到的整齊和威力，矛子是那樣的鋒利，紅纓是那樣大的總頭，他們訓練的方法更是巧妙：上山鋤草的時候，一個肩膀扛鋤，一個肩膀背槍，變工隊也就是戰鬥的單位，田陌上就是操場，生產、訓練、自衛，兩面都能照顧。大昇號區的自衛軍舉行了一次檢閱，實到的人數超過應到人數的一半，連白髮蒼蒼的老人、年幼的孩子，也自動的製好矛子，跟來參加了戰鬥的隊伍。當這支莊稼軍的行列，挺着粗壯的胸膊，高舉起閃大的手臂，整齊的從檢閱台前走過的時候，口裏高聲喊着自己編製的口號：『一二三四，保衛邊區！』

在荒山上的茂林裏，在溝壑起伏的草叢間，×百多個獵人，經常追逐走獸，練得了一套好槍法，這些神槍手一齊參加了自衛軍，張村驛有十幾個獵人參加了自衛軍以後，這樣說：『誰敢來打我們，他們來一連，來一營人，無論來多少，叫他們一個也跑不出去！』這話絕不一誇大，七月中旬神槍手們曾經有過一次打靶，大多數人果眞有百發百中的本領。

（下接第二版）

哈城紅軍追殲殘敵

繆斯河德寇陣地陷於危境

【路透社莫斯科廿三日電】金氏報導：迅速移動之蘇軍流動部隊，現正猛追從哈爾科夫向西南退却的德軍。今日（星期一）全日，蘇空軍無間斷地痛擊德軍縱隊行列，德寇戰車、坦克、大砲、兵車及參謀車擁擠於通達波爾塔發及寨波羅什之大路上。氣候極佳，紅軍主力以鐘錶般的精確性佔領新的陣地。

【路透社倫敦廿三日電】今晚宣佈伏洛希羅夫格勒西南蘇軍之勝利，暗示德軍右翼全綫已瀕危境。柏林方面報告目前戰事在繆斯河以西進行，距頓尼茲盆地工業及交通中心之斯大林諾不及六十哩。蘇軍如能順利向斯大林諾推進，則對頓尼茲中部伊茲尤姆南方蘇軍已獲若干勝利之攻勢，可能予以協助。頓尼茲盆地整個德軍戰綫似均危殆，德軍可能已進行重要性之撤退。爲了配合陸上作戰，蘇空軍亦極活躍，據蘇聯公報稱：昨晚蘇聯飛機轟炸德巴車沃鐵道聯絡點與伊洛瓦伊斯卡雅火車站之敵人鐵道、火車與軍事儲藏庫。目擊火車數列被命中，並見有無數大火及爆炸。同晚，蘇機猛襲哈爾科夫西南之德國軍隊及坦克與車輛集中地。全部蘇機均安返防地。

【路透社倫敦廿三日電】德國無綫電今晚（星期一）廣播德統帥部報告稱：「敵軍如春潮泛溢一般，突襲我庫比雪沃（繆斯河前綫）以西之陣地，我軍陣綫已被破裂缺口數處，而敵生力軍仍成批的繼續不斷的湧入，以擴大此裂口。」

敵在曲陽屠殺民衆

【新華社晉察冀廿二日電】最近一月調查，曲陽全縣被敵殺害者四十六名，被敵押在獄中餓死者六名，被迫「自首」者一百廿名。七月一日，前台北村被敵殺害十一名，同日下河被害十八名，路家莊被敵包圍三次，共捕走男女四十名，殺害二十名。下河治安員劉藹忠被敵捉住後，雖經百般拷打，始終不說一句話。最後壯烈殉國。

【新華社晉西北廿三日電】寧武各據點敵僞，屢遭我軍及民兵之打擊，反戰厭戰情緒日增，七月二日，寧化堡敵兵二名，乘夜潛逃，到處找八路軍，因言語不通，迷失路途，不幸被敵捕囘，其中一名帶至寧化，用火燒死。敵兵見此慘狀，均暗自哭泣。細腰僞軍一名，四日晚乘機逃走。敵爲嚴防，現强令民衆，在據點周圍修築圍牆。朔縣敵將「娃娃兵」調走，却又調來投鬍子「老漢兵」，因生活日益惡化，又怕我軍進擊，厭戰自殺者很多。七月初，有兩個逃出城外自殺，近又有一人失蹤。

敵機襲萬縣

【新華社延安廿五日電】敵機廿四日晨襲川。第一批十七架，第二批廿一架，先後在萬縣投彈。渝市曾放警報。

社論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

昨日本報發表了兩個極端重要的文獻：即『國共兩黨抗戰成績的比較』和『共產黨抗擊的全部僞軍概況』。這兩個文獻以鐵一般的事實和數字，澈底地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所散佈的無恥謠言和荒謬宣傳，鮮明地證明了這一眞理：卽如果今日的中國，沒有中國共產黨，那就沒有了中國。

近年來國民黨反動派在國內外進行了無數的狂妄的荒謬宣傳。在國際宣傳上，便是拚命宣傳國民黨抗戰的『豐功偉業』，似乎今日反法西斯盟邦一切勝利和成就，都是國民黨對日抗戰之賜。不信，請看蔣介石先生今年七七告國民書，他大言不慚地說：『這一年來，在浙贛、在滇西、在蘇魯、在冀察、在大別山、在太行山、在各戰區，以至最近在鄂西的戰鬥，牽制了日寇兇橫的侵略軍隊，使他不敢窺印度，不敢侵澳洲，也不敢向北跨越阿留申羣島，以切斷美蘇聯絡（注意：此處留下了西伯利亞一個缺口，暗示日寇可以進攻蘇聯），在此時期，我們盟邦圓滿執行戰時生產的計劃，順利增强各戰場的戰力，因之（！），納粹侵略者繼斯大林格勒一役敗蚴之後，復大敗於北非。』好一個丑表功，好一個大牛皮！原來斯大林格勒與北非的大勝利，竟也是由於國民黨牽制了日寇得來的！可是，事實是鐵面無私的，查一查看，到底國民黨牽制了多少日寇軍隊呢？數字告訴我們：總共不過十五個師團，二十五萬人，還不到斯大林格勒一個戰役所殲滅的納粹侵略者三十三萬人的百分之七十三。

跟着這一宣傳而來的就是：『中國不能赤手空拳作戰……中國需要更多的武器和軍火』『中國既爲聯合國之一員，自有權利期待美國供給軍火』，『飛機，飛機，更多的飛機』之類的呼喊（上引語均係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在美國說的話）。不錯，中國不能赤手空拳作戰，可是，請問，第一，抗戰以來，盟國所供應的軍火，算起數目來不可謂少，這些軍火難道牽制這區區二十五萬敵人就消耗光了麼？第二，中國不能赤手空拳作戰，難道八路軍新四軍就能赤手空拳作戰麼？爲什麼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一粒彈一支槍也不供給呢？八路軍新四軍旣是抗日軍隊之一部份，亦自有權利要求政府供給軍火啊！問題中心不在盟國供給不供給，而在供給了的軍火用在什麼地方去。如果美國的飛機不用來轟炸東京、大阪、平、津、滬、漢的日寇，却用來屠殺甘肅、伊盟、貴州、渭南的人民，如果蘇聯的軍火不用來殺敵，却用來武裝包圍邊區的部隊，那麼，怎能怪盟邦要求中國提出不作內戰之用的保證呢？六年來，盟邦將近十六萬萬美元的借款援助，只不過牽制了敵人十五個師團，而且還天天喊要援助，要軍火，要飛機，這不是所謂『三訣吹拍騙，四維禮義廉』麼？

在國內宣傳上，便是汚蔑八路軍新四軍爲『游而不擊』，稱之爲『奸軍』『叛軍』，辱駡共產黨『組織武力，割據地方』，是『新式封建』，是『變相軍閥』，稱之爲『奸黨』，並且大肆叫囂『解散中國共產黨』。事實勝於雄辯，兩個文獻所列擧的數字與事實，完全粉碎了這種荒謬絕倫的無恥宣傳。

事實證明了：不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游而不擊』，而是國民黨反動派不游不擊。事實指明：在抗戰中，中國共產黨抗擊了日寇二十一個師團，三十五萬人，佔百分之五十八，國民黨僅僅『抗擊』日寇十五個師團，廿五萬人，佔百分之四十二。共產黨抗擊了僞軍五十六萬，國民黨僅僅牽制僞軍六萬。兩項共計，共產黨抗擊了敵僞軍九十一萬，國民黨僅僅『抗擊』與牽制敵僞軍三十一萬。但是國民黨擁有三百餘萬軍隊，相當好的裝備；共產黨的軍隊則連游擊隊在內不過五十萬，不到國民黨的七分之一，裝備尤爲落後。國民黨抗戰以來得到盟邦的援助計蘇聯三萬萬美元，美國七萬四千七百八十萬美元，英國一萬萬一千八百五十萬英鎊的各種借款；共產黨則非特毫無外援，而且國民政府不發八路軍新四軍一文薪餉、一粒子彈。國民黨現在統治的地區（淪陷區不計）尙存十多省，二萬萬以上人口，共產黨則其所有抗日根據地除陝甘寧邊區外，均在敵後，人口不過二千餘萬。不僅如此，共產黨軍隊的作戰地區，是國民黨軍隊遠在五六年前就拋棄了的敵佔區，那裏據點林立，碉堡密佈，而自己却無鞏固後方，其所以能堅持者，全賴依靠人民，不惜犧牲。進行晝夜不息的戰鬥；去年一年（抗戰第六年）八路軍新四軍大小戰鬥計共二萬七千五百五十七次之多，每日平均七十五六次。這難道就是『游而不擊』麼？而國民黨軍隊呢？依憑着戰壕工事，依靠着大後方，實行敵進我退，敵退我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平時全綫無戰事，發發『無戰鬥之戰報』；敵來則倉惶潰退，紛紛投降，敵去則廣發捷報，大肆喧嚷。這當然不是國民黨將士，貪生怕死，相反，國民黨軍隊中確有許多眞誠奮鬪的熱血男兒，可是由於國民黨反動派頭子的不游不擊政策，以致軍心渙散，士氣消沉，許多熱血男兒，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這種事實，早已喧騰於國際輿壇，敵寇亦毫不諱言，說國民黨軍隊『已逐漸由抗戰向觀戰轉移』。這難道還不是不游不擊麼？

事實證明：不是共產黨是『新式封建』和『變相軍閥』，而是國民黨反動派是老式封建和道地軍閥。汚蔑共產黨爲『新式封建』與『變相軍閥』的無恥妄人，其所持唯一理由爲『組織武力，割據地方』，但是問題却在組織什麼樣的武力，割據甚麼人的地方。共產黨組織的是抗日的武力，割據的是日寇佔領的地方。中國現在不是在抗戰嗎？既然在抗戰，爲什麼不要組織抗戰的武力？中國不是半壁河山已經淪陷了麼，不是要收復失地麼，爲什麼不能從敵寇佔領地方去『割據』幾塊抗日根據地？『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衞國之責任』，這不是蔣介石在一九三七年說過的麼？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爲反對敵人而『組織武力』，並從敵人手裏『割據地方』，這不是實行『守土衞國之責任』是什麼？蔣介石排除異己，敵視人民，既不願意承認人民組織的抗敵武力爲國軍，又將行政院三百三十三次會議上已經通過的承認邊區的決議不予發表，自己不實行諾言，却來駡邊區爲『割據』。所有抗日游擊隊與抗日根據地天天請求蔣介石給予委任，他却死也不委任。他却憑藉他自己委任自己的權力（人民是從來沒有委任過什麼蔣介石的），擴充軍隊至三百餘萬，却總共不過牽制了三十一萬敵僞軍，不游不擊，守土無能，抗戰不力，衞國無術，試問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共產黨不『組織武力』，那麼，九十一萬敵僞軍又叫誰去抗擊？如果共產黨不『割據地方』，則非但敵後全部淪亡，再沒有招展中華民國國旗的乾淨土，而且南渡君臣能否偏安巴蜀，不早已成了問題嗎？這種『組織武力、割據地方』，關係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假如沒有共產黨，假如共產黨在政治上犯了錯誤，不去『組織武力，割據地方』，或者學蔣介石一樣，組織龐大武力，割據龐大地方，而守土無能，衞國無術，擁兵自衞，據地自私，抗戰不力，遺誤國事，那麼，中華民國不早已完了麼？

蔣介石又稱共產黨爲『封建』，八路軍新四軍爲『軍閥』。則試問什麼是封建？什麼是軍閥？以政治表現簡單的說，封建是專制獨裁，摧殘民權；軍閥是把持軍隊，殘民以逞。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實行了民主政治，設立了人民普選的參議會和民選的政府，貫徹了減租減息，廢除了封建奴役，人民有抗日的出版、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政權是三三制的，努力於抗日、生產、教育。軍隊是志願募集，用以打擊敵人的。試問這是軍閥麼？這是封建麼？國民黨呢，在自己統治的區域中，實行一黨專政，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政黨的新專制主義，實行保甲制度，取消了一切人民應有之自由權利，封建地租，原封不動，苛捐雜稅，層出不窮。政治是一黨政治、特務政治、專制政治。士兵是捆綁來的，軍隊是用以剷除異己，鎭壓人民的，對抗戰是不游不擊的、是完全消極的。試問這不是封建是什麼？這不是軍閥是什麼？蔣介石所著『中國之命運』公開宣傳孔孟道統、曾胡衣鉢，難道不是事實嗎？所有事實都證明：國民黨反動派才是封建，才是軍閥。而且是祖述孔、孟、秦始皇以至西太后的傳統的老式封建，是承襲中國近代軍閥開山祖曾國藩、胡林翼以至袁世凱、張宗昌（蔣介石曾當過張宗昌的排長）的衣鉢的道地軍閥。不過還找來了一批『外國』的法西斯主義，充實一番，中西合璧，造成了中國式買辦封建的法西斯主義，又名新專制主義，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事實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是萬萬取消不得，證明了：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國民黨反動派大駡共產黨爲『奸黨』『奸軍』，想必他們自己是『忠黨』『忠軍』了？可是問題是在什麼是忠，忠於什麼？今日之中國，忠奸之界，惟在抗日。抗日者忠，忠於民族。那麼，請看事實：國民黨以三百餘萬大軍，十六萬萬美元之外援，加上全國之財富，僅僅對付日本十五個師團，還是依靠了共產黨的助力，依靠了共產黨抗擊九十一萬敵僞軍，否則除抗戰初期抵了幾下之外，恐怕連一個師團也打不了，早已逃之夭夭，變成流亡政府，或者早已降敵，變成了第二個汪精衞。不信，請看事實：國民黨在共產黨抗擊了九十一萬敵僞軍這種絕對有利的條件下，它的高級軍官僅僅在兩年內，投敵叛國者，竟有五十八人之多！國民黨中央委員投敵叛國者，自副總裁以下竟有二十餘人之多！全國僞軍六十二萬，絕大多數是由國民黨軍隊變成的；漢奸吳開先堂哉皇哉坐飛機而來，日諜陶希聖居然校閱蔣著『中國之命運』，……凡此一切，都是『忠』麼？『忠』到連三十一萬敵僞軍也打不了，降將如毛，降官如潮，敵探滿朝，可謂『忠』也已矣！至於共產黨，以僅僅五十萬軍隊，在全無一點接濟之下，與九十一萬敵僞大軍血戰，但沒有一個當漢奸的指揮員，沒有一個投敵的中委，沒有一連一排叛變爲僞軍的軍隊，沒有一個日諜漢奸能在共產黨統治區域逍遙法外。……凡此一切，難道是『奸』麼？如果是『奸』，那麼，這是對昭和天皇東條首相汪精衞委員長的奸，對日本法西斯帝國主義的奸，但對中華民族，對世界人類解放事業，則是繼往開來存亡繼絕的大忠大孝，這難道還不清楚麼？

雖然如此，我們倘不忍說，國民黨人都是奸黨，因爲在整個國民黨中，確還有熱血愛國忠實於孫中山革命三民主義的人士在；可是對於國民黨反動派呢，我們却不得不說是準奸黨，卽近乎汪精衞之黨，準備當漢奸之黨，因爲不僅汪記政府，汪記軍隊，汪記國民黨，均是由這個同一的國民黨出身，而且在這個國民黨中現在還有人每天由蔣記加入汪記，另有大批人還正在準備着搖身一變，把自己變爲張精衞、李精衞。

至於中國共產黨呢？那麼，事實證明了：（讓我們套幾句『中國之命運』來作本文的結束吧！）『如果今日的中國，沒有中國共產黨，那就是沒有了中國。如果中國共產黨革命失敗了，那亦就是整個中國國家的失敗。簡單的說，中國的命運完全寄託在中國共產黨。如果中國共產黨沒有了，或是失敗了，那中國的國家就無所寄託，不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要受世界各國的處分。從此世界地圖上面，亦將不見中華民國的名詞了。』

三邊搶打新鹽
二千餘人奮勇下池
羣衆熱烈競賽獎勵模範者

【本報三邊十七日電】今日二千一百人的打鹽大隊，全部下池打鹽。各機關羣衆之打鹽隊，均於昨日前紛紛趕來。雜專員特於晚間召開大會，號召每人每日打鹽十馱，保證完成十萬馱的任務。會後各打鹽隊即趕縫腰鞋（即長統鞋），挽笸籮，修理鐵耙和浪耙。今晨黎明時，自衛軍的哨聲四起，鼓樓上軍號聲大作。不久各打鹽隊即陸續出發，其中以雄壯的姿態出現在前列的，是定邊二區五百九十餘人的自衛軍。當紅日照耀於銀池上時，打鹽隊已滿佈在西南六里長的池畔上，定邊二區的自衛軍營，按各連分做一路，共分做六路，開始打鹽。鹽池縣城區羣衆昨已下池，半日內打出了三百餘馱。靠近他們的是回民打鹽合作社的打鹽隊，他們的壩子雖然現在正在出鹽，但此次亦特抽出一部份人來池上搶打，計劃此次共搶打老池鹽四千馱，預計可收入四千萬元。再往下去是地委、專署、縣委、縣府、市府、物資局、三邊師範和鹽務局等合組的機關打鹽大隊。池上輕便的木路，彎曲的鋪成幹綫和支綫，直通入池心。搬鹽車發出轆轆的響聲，轉動着。長列的裝鹽車廂至池邊倒鹽。遠遠望去，則見銀池北畔鹽堆壘壘。銀池上到處洋溢着歡笑、歌唱，和鐵耙與鹽粒沖激着水浪的聲音。

【本報三邊十八日電】今日爲二千一百人的打鹽隊上池的第二日。定邊三區羣衆共下池二百三十人，在一天半內即打出鹽二千五百馱，每人平均打出八馱鹽。老池鹽戶余仲謀等四人，昨日打出一百廿馱鹽，今日上午四人又打了六十馱鹽，每人每日可打廿五至卅馱。現羣衆隊的打鹽競賽，已在雜專員和張局長的親自領導推動下熱烈展開。他們督促各區羣衆快耙、快打、快挑。雜專員並親自下池給羣衆挑鹽。定邊二區六鄉馬忠祿、高登明、傅科等提出挑鹽比賽，當即爲三邊師範打鹽隊所響應，四五小時內就把全部打的鹽運出。下午突起北風，天空陰雲密佈，西方雷聲隆隆，預測大雨將至，鹽局生產科各同志，即迅速傳達各隊立即集中力量把鹽壓堆。不久天果下雨，時雜專員正在東北畔巡視各處結鹽情形，遇雨後即讓各隊回家休息。驟雨歷一刻鐘，旋又小雨一陣始停。高峯同志（地委）曾冒雨視察各池受雨情形。又今晚舉行打鹽模範者給獎式晚會，得獎者共計一百一十四名，他們是洗得淨、挑得快、耙的好的打鹽能手。每人均發給仁丹、毛巾、肥皂等約值三百元的獎品。

志丹獎勵運鹽英雄
王占海最早組織運輸隊
牛生昌馱鹽換回市布兩百疋

【本報訊】空前盛大的集會，本月十五日在志丹市廣場舉行，數千羣衆帶着豐衣足食的愉悅心情，熙熙攘攘走向廣場。此大會之主題爲：獎勵運鹽勞動英雄，號召志丹全縣人民，踴躍參加合作運鹽隊。會議程序極爲簡樸，主席報告開會意義稱：「今天咱們這樣多的人開大會，是爲了獎勵運鹽勞動英雄。運鹽是增加咱們邊區老百姓財富的一個好辦法，這些運鹽英雄懂得這一點，他們首先把牲口加入運輸合作社，不斷的擴大牲口，現在志丹縣已經有五百多頭長脚牲口組織起來了，年底準備擴大到一千頭。這些英雄模範，成立得早、擴大得快，運鹽運得多，所以要獎勵，同時我們號召所有老百姓，向他們學習，踴躍參加運輸隊。」接着就是介紹運鹽勞動英雄的事蹟，首先介紹的是王占海同志：王占海是志丹縣第一個響應政府運鹽號召，參加運輸隊的人。今年正月，他聽到政府開會要搞運輸隊馱鹽，他是知道運鹽有利的道理的，首先把自己的九個牲口全部加入，並到處宣傳，和馬福泰等商量，在二月十二日就組成了志丹第一個合作運輸隊，當時共有牲口十七頭，打價十九萬三千元。三月裏又加入賀趙福等三人的十二頭牲口，六月裏又加入邊萬修等二人的七個牲口，現在共有牲口四十七頭。由於他領導得法，在六月裏就分了十二萬餘元的紅利。他還幫助了二鄉民辦隊的成立。這次政府發放鹽貸，他首先響應擴大卅三頭，現在已是一八十頭牲口的運輸大隊了。他計劃年底定要馱回三百七十馱鹽，並計劃要把八十頭驢子全部變成騾子。他熱愛邊區，他常說邊區是中國最好的地方，當這次國民黨內反動派企圖閃擊邊區時，他異常憤怒的說：「好！我雖然沒啥本事，到了緊急時候，我一定保證我的運鹽隊變成軍事運輸隊。」第二個介紹的是牛生昌：牛生昌——他是志丹有名的脚戶，在四月間就自動加入了合作社，從正月到現在已運鹽七次。初加入時，他自己只有驢子十一頭，三月中，就擴大到十八頭。他的運輸隊現在已擁有六十七頭牲口。在他的影響下，七區二鄉農民王福金、王福堯，均賣羊買騾自動加入牛生昌的運輸隊，三、也有李生祿、董仲英買牲口找牛生昌加入合作社，另外他在邊區外的信仰好，每次運出鹽總能換回貨物，去年他運鹽七次，獲利二萬七千五百元，並馱回市布二百疋，棉花五千斤，舊衣五百件。介紹完畢後，就舉行授獎，王占海得「運鹽模範」錦旗一面，牛生昌得「運鹽英雄」錦旗一面，並都得了許多必需品。其他受獎者有二區薛明道、短脚戶段世英，及模範紡綫婦女李秀英，婦女鋤草英雄李文有母親等。最後王耀華同志號召大家學習王占海、牛生昌，踴躍參加運輸隊、民辦社，向擴大合作運輸隊的牲口到一千六百頭，完成運鹽二萬馱的目標前進。

太行積極克服災荒
涉縣種菜面積日益擴大
武北組織運鹽換取糧食

【新華社太行廿二日電】涉縣種菜運動，現正熱烈進行中。很多地區的播種面積，已達旱地四分之一。更樂村一次種了十五頃，神頭村種了十二頃，三區西戌一帶，已完成六千畝，還繼續趕種蕎麥和黍子。河南店二十一個赤貧農家，積極開路邊的地，種菜六十八畝九分，估計最低限度可收三萬斤到四萬餘斤，足夠三個月吃，每人每天能吃到六斤到七斤多。現各村的荒地，以及富戶的閑地和場地，都已借給貧苦的農民耕種。在這種菜運動中，由於政府注意到了解決羣衆的困難，因之羣衆生產情緒，日益高漲。

【新華社太行廿四日電】武北訊：本縣各界人士，現紛紛投資組織生產運銷合作社，調劑社會經濟，加強生產，挽救災荒。伯林富戶王參書投資一萬元，組織利民合作社。該社共有資本兩萬元，準備購買棉花，恢復紡織業。陽邑某些商號和合作社，幫助災民組織運輸，把鹽担到山下去換糧食，不取分文利息。龍霧村某富戶借給雇工資本作小生意。武北九十幾個合作社，均將大量吸收各階層人士投資，有錢的人向合作社入股，既可賺錢，又發揚了同舟共濟的救災義舉。

【新華社太行廿四日電】涉縣訊，更樂村合作社，已成爲向災荒作鬥爭的有力武器。開始他們毫無資金，由於村幹部的積極努力，組織羣衆（六百人）運輸，但因

甘泉駐軍豐收在望
所種穀穗長達七寸

【本報訊】甘泉駐軍現已全部完成第二次鋤草。所有莊稼都長得很好，穀苗在四尺以上，穗子長達七寸，糜苗也很茂壯，現在開始結穗，故今年豐收已有確實把握。現在距秋收還有一個月時間，該部決定以半月進行整訓，目前木料已準備就緒，從十六日起即開始興工。按該部在今年春天已建築起數十孔窰洞與數十間平房，再經過此次的興築，全部營房（包括禮堂、臥室、澡堂、大操場及一切遊戲設備）即可告成。

北嶽區縣選完成

【新華社晉察冀廿四日電】月餘來，北嶽區人民在緊張的夏耕和鋤苗中，興奮的進行縣選，目前已經勝利的完成。選舉過程中，各縣均深入聽取民意，檢查各種政策的執行程度，並及時解決了許多問題。由於參選公民的普遍和認真，這次選出的議員，廣泛包括各階層中最有威信的人士，成爲三三制政權建設輝煌的勝利。易縣在選舉過程中，同時進行救災工作，並照顧農忙，採取分開選舉，隨來隨選、隨選隨走的方式，因此使得全體公民完全參選。龍華縣選當中，進行深入的檢查縣政，每個村子都提出了幾十甚至幾百條寶貴的意見。六區各村爲了盡力的讓人們把一切話都講出來，他們召開了工人、僱主、佃戶、地主、士紳、商人、知識份子、小學教員、政權幹部、團體幹部、兒童、老太婆、童養媳、孤兒寡婦、抗屬、榮軍等十六種座談會。平山選舉大會上，普遍檢查租佃、婚姻及各種法令執行情形，羣衆熱烈發言。在二區各村所提出的問題中，土地問題有一百零六件，當場經大會討論，解決八十二件。該縣元房村開明士紳韓植庭在競選大會上提出競選十大綱領，他首先憤慨的痛斥國民黨反動派要實行法西斯主義的罪惡，羣衆對他的演說，都很擁護。其他淶源、唐縣、平定、阜平、靈壽、曲陽等縣縣選，都已告一段落。目前正進行縣議會工作，總結三年來縣議會工作，準備縣議會開幕事宜。

市府將召開獎勵運鹽英雄大會

【本報訊】延安市府爲促進與鼓勵全市廣大羣衆更進一步認識與參加運鹽工作，特決定於本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在本市西區西郊鄉石佛溝運輸合作社，召開獎勵本市運鹽英雄徐興財大會。茲悉市府已發出通知，希望各有關機關屆時派員出席，並發動廣大羣衆參加。

安塞高橋區積極運鹽
五百頭牲口出發
張萬庫推動全鄉組運鹽隊

【本報安塞訊】本縣黨政抓緊放青時機，在羣衆中開展馱鹽運動，已獲得初步效果。各區牲口自本月初旬以來，即開始出動。故近數日來，運鹽道上，牲口絡繹不絕。據統計，高橋一區，於本月十三至十八日，六日內出發牲口達五百零六頭。該區係以鄉爲單位，編爲七個大隊，每隊均由羣衆自己推選對運鹽極有經驗的人作領導者。該區原擬在羣衆中動員六百一十九頭牲口，即可完成任務。

【本報安塞訊】勞動英雄張萬庫於放青時間，積極響應政府「多馱快馱」的號召，親自率領一個九人之馱鹽隊，共有驢子二十三條，已於本月十六日出發。該隊一切鞍帳、口袋、食糧及資本等問題，都在其直接幫助之下完滿的解決了。他又竭力提倡大家互相幫助，解決困難，方能做到馱得快、馱得多。在張萬庫影響下，他的行政村許多問題都解決了。他首先拿出一隻鍋，可以做二十餘人的飯，這樣解決了運鹽隊員的鍋子困難。其次，楊建虎有三頭驢，自己只能解決兩隻驢的用費，於是楊登亮自願供給一千五百元。梁家灣的草沒鋤完，而他們又需要去馱鹽，於是由村代主任派去一個十二人的札工隊，幫助鋤了四天即告完成。此外，尚採用變工形式以調劑人力，如劉丙成的牛不能去馱鹽，他就給白登明翻地，白登明趕自己一頭牲口去馱鹽，回來後交一馱鹽給劉。張萬庫的運鹽隊，給予四區一鄉之影響很大，現全鄉紛紛組織運鹽隊，已先後出發。

甘泉防止牛瘟
注射預防疫苗

【本報訊】今春甘泉、鄜縣一帶，牛瘟流行，耕牛死亡很多，建廳當派對家畜防疫有研究的同志，前往考察研究防治方法，獲得初步成果，製就一批牛瘟預防疫苗及血清，並在當地試驗注射效果：血清、百分之六十；預防疫苗、百分之一百。近甘泉縣府呈報建廳，該縣各區有牛四百三十頭，要出發運鹽，羣衆紛請注射防疫針，以免牛瘟。該廳當即於廿日派員攜帶注射器前往注射。此種防疫藥一針注射一次後，可保證耕牛一年內不傳染瘟病，注射後無須休息，即可使用。

羣衆信心不夠，加以國民黨特務從中造謠說這是「支差」，說替「八路軍運糧，脫了秤賠也賠不起。」第一次只去了五十頭牲口，運一斗糧給運費二元四角，這一次每頭牲口賺了廿五元。羣衆看見這事有利，第二次就爭先恐後的去馱糧，共運廿四次，賺錢二萬一千九百四十一元。若按每個人計算，除吃喝外，可得實利三六五五元，每天賺十五元，能養活兩個人。這樣就解決了一千八百人的生活困難，渡過月餘的時間。在這廿四次運輸中，合作社每運一斗糧，工商總局給運價一元，除吃喝外，實得八千餘元，作爲合作社的資金。同時吸收羣衆入股，由運輸而轉向生產，購買大批棉花，組織婦女紡織。開始時同樣遭受特務份子的破壞，經克服困難，由十餘人組織到一、〇六〇人，共分一〇六組，中農婦女佔八九七人，貧農婦女佔一六三人。紡一斤花，給工價二斤米，共紡四千多斤花，就賺八千多斤米，平均每人賺八斤多米，一斤能換三斤碳，這樣就維持了一千人的生活到一月之久。此外由合作社販鹽一、七四九斤，值洋三、四九八元，救濟貧農難民二三二戶。販買核桃、麻子餅一、一一〇斤，每斤三元，較集上便宜二元。目前發動羣衆補種，低價供給菜籽五十斤，每斤四八元（集上每斤五十六元）。人們都說，合作社販的鹽不貴，像這樣一直販鹽，咱老百姓還會餓肚嗎。現在婦救會會員，正拿出自己的銀器手飾做爲股金，投到合作社中。合作社將爲更廣大的羣衆組織核心。

【新華社太行廿四日電】林縣三區坟頭村范炳德的母親，已是六二歲的老人。在這嚴重的災荒年頭，她能和災荒作鬥爭，靠紡織維持生活。她天不明就起床，紡半兩（大秤）花後，去担水做飯。早飯後再紡一兩，午飯後又紡一兩，晚飯後在月光下還紡，甚至直紡到月落才睡。織布時，每天能織丈四尺。從今年陰曆三月初四到六月初四，三個月中，給合作社和私人共紡了廿斤棉花，賺小米五十四斤五兩，每天約合九兩。此外她還種地一畝三分，由於她這樣辛勤勞作，就維持了一家生活，四天中能吃到一頓稠飯，每頓飯都有油鹽吃。她常對人說：「紡呵紡呵，紡了吃穿好。」

邊防軍函謝延安各界
望你們在後方好好學習和生產
我們誓以血肉保衛邊區的老百姓

【本報訊】我邊防軍爲答謝延安各界對他們的慰勞與關懷，日前由留政宣傳部轉來給各機關、學校、工廠、民衆團體的信，達四五百封。這都是戰士們用剛學會的文字寫成的書信。這些信中都流露着他們對反共份子的仇恨；對保衛邊區，保衛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決心；對延安同志們的感激、熱愛和希望。一個戰士這樣寫道：「後勤部個（各）位同志們：自從頑固份子近（進）攻邊區，我們都準備好了，我要把這些近（進）攻邊區的反動傢伙們堅決澈底的消滅。我們要保護黨中央，保護毛主席，保護陝甘寧邊區。你們在後方安心工作、學習、生產。好好的幹吧！」另外有一個叫張國志的戰士，用鉛筆寫着：「……你們節省了糧食，還拿冬天的毛衣，來慰勞我們，我心中高興得很。但是我沒有什麼回答你們，只有擦好武器，用生命來保衛我們的邊區和毛主席。反動份子來，我們就把它打出去；不來，就在此地練習技術。」有一個班集體寫的信：「希望你們在後方安心整風學習與生產，我們用血肉來保衛邊區，使邊區軍民老幼男女安全幸福快樂的日子不受到一絲損傷。」從這些信件裏，顯示着前方和後方，邊區軍隊和人民鋼鐵一樣的戰鬥團結。

吳旗李溝村
男女賽鋤草

【本報三邊訊】「有錢難買五月旱，鋤地正在五月天。」這是吳旗水砭區二鄉李溝村七名婦女在開始鋤地時提出的口號，當李溝村村長李應彩從鄉上開會回來，在他家裏召開座談會研究組織變工隊，李應彩家中的四個婦女提出參加變工隊，抗屬齊生連的老婆和李應恆李信的老婆也響應參加，另參加男人七名，共組成十四人的變工隊，選出李忠担任隊長。上地後，第二日即從本家開始。七名婦女提出和男變工隊員比賽，隊長即分給兩塊地，均在七墒以上，於是分別開始鋤，還未到一天晚時，兩下都結束了，七名婦女每人都鋤夠一大墒地，不弱於男子，不到半月，這個變工隊把五戶人的地二百卅墒都鋤完了。

「歐洲」一部家屬隊
一日鋤地一畝

【本報訊】「歐洲」部「家屬隊」在鋤草中，表現出她們最高的勞動熱忱。大部同志一日鋤一畝多地，而且鋤草乾淨。這種成績，獲得部隊和羣衆極大讚譽。戰士們說：「我們部隊裏也有女「勞動英雄」了。」老百姓說：「八路軍女同志也個個是好漢。」現在她們放下鋤頭，又拆洗不能穿的舊棉衣，爲指戰員們做棉鞋，她們提出計劃，保證指戰員及時的穿上棉鞋。

鄜縣民衆自衛動員

（上接第一版頭條消息）

自衛軍人人精神煥發
盤查放哨認眞負責

運鹽英雄魯忠才，在交道區的羣衆大會上號召：『保衛我們的家鄉，一方面要靠軍隊，一方面也要靠我們自己！』這話在鄜縣各區都得到了熱烈的響應。特別靠近邊境一帶，無論大小路口，現在都站上了兩個糾糾的持槍的自衛軍，檢查和盤問的嚴密，使沒有路條萬難通過。這裏我們想起有名的無敵將軍在太樂區被自衛軍盤查的情形：他騎了馬從小路上走過，兩個自衛軍突然在路旁出現了，一個拖住馬頭，一個舉着矛桿，等到問得清清楚楚以後，才准放走。

從時局開始緊張的時候起，在我們駐軍的指揮部或是地方政府，不斷的有羣衆自動跑來報告消息：如國民黨又在某一個塬上增加了多少軍隊，某一個村莊發現了偵探，他們只要知道一點動靜，便悄悄的把消息送到我們的指揮機關或政府裏。甚至國民黨統治地區內的羣衆，自動向我方報告消息者亦大不乏人。

七月初旬，國民黨軍隊五十三師開至鄜縣邊境，鄜縣人民便渴望着八路軍。當我們一隊一隊的健兒邁着堅強的步伐走上邊防的時候，交道和牛武區站在路旁歡迎的羣衆，興奮得都流淚了。他們嚷着：「千萬不要讓頑固份子的軍隊打進來，不然，我們什麼都完蛋了！」張村驛一部份婦女，因此竟整天焚香禱告：『八路軍勝利，進攻邊區的人死亡！』他們禱告時的話完全充滿對國民黨內的反動派的咒罵。張村驛五鄉的羣衆爲祈禱八路軍勝利，曾經許下唱三天大戲的願。

『共產黨八路軍是我們的命根，沒有了他，我們就不能活了！』這是婦女勞動英雄何福子的話。

『共產黨在邊區實行民主，堅決抗日，對人民這樣好，國民黨應該好好學一學，現在竟敢動手動脚，眞是要翻天理！』這是士紳高步範的話。

『邊區是俺的救命恩人，要不是有邊區，俺這條老命早不知道埋在那個荒山裏了。俺找它就像找到了天堂，現在俺拼死也要保衛它！』這是河南難民趙春和的話。

我們還記得今年春天報紙上登載着：張村驛五鄉安置了一批河南難民的消息吧，現在這批難民已經不再是難民了。我們訪問了張村驛五鄉的三十八戶難民，這三十八戶差不多全是春天討着飯來到邊區的，但是來到以後，鄉上幫他們向老戶借了十三石八斗糧，邊區政府借給一萬一千四百元農貸，區政府貸給五石救濟糧，鄉政府又調劑給十二石糧食、七斗五升種子、一百五十二畝熟地，此外還解決了他們需要的荒地、耕牛、住屋等。到現在僅僅半年工夫，他們全部參加生產，飽吃飽喝，並且嶄新的白布衫子，已經替代了從河南穿來的一身爛布破衣。這一次對於想要奪取他們自己飯碗的國民黨內的反動派，不啻新仇加舊恨，他們坦率地說：『來了，俺們拚個死！反動派在河南害死無數的老百姓，誰不憤恨！』

國民黨的特務機關，用盡了各種辦法，來假造民意，詆譭邊區；但就在鄜縣邊境，我們也看到了他這種伎倆的破產。接近鄜縣的洛川××縣，邊境上的居民說：『我們希望八路軍出來把我們這裏的××軍也打跑。』並且他們說出了在心裏埋藏很久的願望：『八路軍來到了東面打到黃龍山，南面打到金鎖關，把兩個口子把起來，也讓我們過幾天像邊區老百姓那樣的好日子！』特別有趣的，當五十三師開到這個塬上的時候，該塬×村的居民都把年輕婦女一批一批的送到邊區內，他們說：『八路軍都是好人，見了人家的婦女連看都不看，可以保住她們不被人糟蹋。』他們到邊區來寄糧寄丁的，數量也不少。

談到這裏，劉廳長眼睛裏更閃爍着愉快的光輝。

『我們爲什麼會得到人民這麼熱烈的擁護和愛戴呢？』他沉默了一會，談話又轉移到另一個新的問題。

和羣衆談起話來，他們可以屈指列舉許多邊區的好處，譬如說：邊區有民主自由，人民可以選舉好人到政府裏做事；譬如說：邊區幫助人民生產，眞正放農貸，組織變工札工，人人生活改善；譬如說：機關部隊都參加生產，幾個荒蕪了多少年的山野，如今變成萬頃良田；譬如說：軍隊紀律好，軍隊不但秋毫無犯，並且幫助羣衆收麥，自己打柴馱糧，不去麻煩老百姓；譬如說：邊區不抓壯丁。他們感到最親切而又親切的，是邊區的負担與外面相比是太輕了。國民黨的縣政府避免羣衆知道這種相差懸殊的比較，就在邊境上玩了一套減輕負担的把戲，『負担減輕了』，但這一套把戲不能使羣衆滿足，羣衆有張嘴，兩方面的人相見，總是愛作個比較。現在我們就把兩個人的談話摘錄一段：

國民黨區內捐稅苛重
邊區人民豐衣足食

洛川縣仁愛鄉第×保×甲×××說：「我家五口人，去年喂一個騾子、一頭牛，種卅六畝地——一半秋、一半夏，去年收麥三石一斗（十八桶斗），秋穀三石三斗，共計收糧六石四斗，別的沒收入。去年負担：交正糧麥子八斗（田賦），副糧（臨時攤派）麥子四斗，共計一石二斗麥。馬料一石、草六百五十斤（去年市價每斤一元），雜捐（運輸費、服裝費、修碉堡費、保長辦公費……）一千一百元，折麥子一石一斗。等於共交公家糧三石三斗，佔全年收入糧（六石四斗）的百分之五十一強，加上共他的勞役及牲口勤員，去年負担一共出了四石八斗五升麥，我自己只剩了一石五斗五升，今年吃用不夠（全家至少要缺九個月的食糧），把一個大騾子換成了小騾子，賠出八千元，但仍舊不能維持，又借債一萬一千九百元。今年夏收（麥子）更壞，每畝減收一半，但負担却比去年加重了一倍，如何能生活下去呀！」這就是國民黨統治區域內老百姓的生活慘狀。

但另一方面邊區人民却是豐衣足食，鄜縣交道區一鄉一行政村楊宗懷說：

「我家有五十八口人，養大小牛三十頭、騾子三頭、驢三頭、馬二匹；僱三個夥計。去年給人家安夥子四家，分糧十四石（十六桶斗），收租子十石，自種麥子二百畝，收麥一百石，種秋田（糜、穀、蕎豆）二百二十畝，打秋糧一百一十五石。去年三個騾子，二個鹽提長脚運鹽賺邊幣四萬一千元；交道街貸出編房三十四間，年收三萬餘元；棉花生意見利二十萬元。這三宗共收入邊幣二十七萬一千餘元，約折合麥子六十石二斗二升（每斗麥子按邊幣四百五十元計價）。以上全年七宗收入，共計二百九十九石二斗二升餘。

去年的負担：兩季出公糧麥子十三石，小米九石，按大斗折合細糧十五石，共二十八石。又出公鹽代金邊幣四千元，按每斗四百五十元，折麥八斗八升，以上等於共交公糧二十八石八斗八升，佔全年收入糧（二九九石二斗二升）的百分之九．六強。所以我家年年都有餘糧。」因此，老百姓對於邊區，比自己的家還要愛護，人人都懂得這個眞理：「沒有邊區就沒有自己的家，就沒有豐衣足食的生活；只要有邊區就有了一切。」

像這樣鐵一般的事實對比，在邊境一帶到處都可以聽到和看到，羣衆是最公平的證人，他們對於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將作無情的裁判。

『站在鄜縣邊境，我們回顧邊區：由於它在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和邊區創造者高崗同志的英明領導下，實施了正確的抗戰民主政策，羣衆是更加革命化了。在目前的戰爭動員中，看到鄜縣——全邊區的一隅——人民對於邊區的偉大熱愛，使我愈益相信邊區有鐵的長城，有不可征服的力量！』劉廳長帶着滿臉興奮的光輝，高聲說着他的最後的一點感想。

蘇聯人民委員會 聯共中央委員會 頒佈 恢復解放區經濟緊急措施

【塔斯社莫斯科廿二日電】蘇聯各報咸刊載蘇聯人民委員會及聯共中央委員會、關於「恢復由德寇佔領者手中解放的各地區之經濟的緊急措施」之決定。此決定如下：為了最早的恢復經濟及予由德國佔領者手中解放的地區之人民以援助，聯邦人民委員會及聯共中央委員會決定：（一）責成本決定中所列舉的各州與各共和國的州蘇維埃及黨組織，把由加里寧、斯摩林斯克、奧勒爾、庫爾斯克、沃羅涅茲、斯大林格勒、羅斯托夫與國拉州，克拉斯諾達爾與斯塔夫羅波爾邊疆撤退之牲畜，遣回這些州與邊疆的集體農場去。此牲畜之總數為：大角牛十九萬七千一百六十六頭，綿羊與山羊三十四萬一千四百廿一頭，馬五萬零九百三十九匹。此等牲畜應即遣出，並應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至十五日中間抵達目的地。決定並規定若干關於組織牲畜返回時在途中之草料供給等的辦法。（二）為了增加由德寇佔領者手中解放各州集體農場牲畜之數額，決定並規定締結購買小牛與小羊之補充合同以及若干其他措施，特別是豁免解放各州集體農場於一九四三、四四與四五年繳納為軍隊及國民經濟所需要之馬匹。（三）決定的第五部份規定恢復集體農場家禽養育之具體與詳細的辦法。（四）聯邦人民委員會及聯共中央委員會，規定集體農場、集體農場農民、個體農民、工人及機關職員向國家繳納農產品之若干特權，特別是豁免缺少健壯成員的紅軍士兵及游擊隊員之家庭繳納農產品。解放各州的集體農場，今年更豁免某些繳納。（五）為了保證多季播種，政府供給解放各州集體農場五萬噸種籽，更給予他們其他種種援助及特權。（六）決定之第六部份規定恢復機器與拖拉機站及修理所。（七）第七部份規定：解放各州的黨與蘇維埃機關之緊急任務，為恢復由德寇佔領者手中解放的城市與鄉村中被毀的房屋，並建築新的住房，以便給予現在住於土屋與被毀損的房屋中之集體農民、工人與機關職員以適於居住的住所之便利。更製定各種具體措施作為實現決定之此一部份之用。（八）蘇聯人民委員會及各鐵路與地方團體之緊急任務是：迅速沿從敵人手中解放出來的各鐵路綫，恢復與建築鐵路綫、火車站、路軌及住宅。（九）該決定第九部份處理分配土地給鐵路工人，並豁免其繳納農產品的義務。（十）該決定為規定對受戰爭中的紅軍士兵、游擊隊的兒童及蘇維埃與黨的工作人員、產業工人與毀於德國侵略者手中的集體農民們的兒童底教育與哺養，而製定下列各種措施：成立九所依照舊日士官候補生學校組織之蘇沃羅夫軍事學校，每校收容學生五百名，修學期為七年，並供學生膳宿。建立廿三所專門職業學校（十二所為男生的，十一所為女生的），每校收容學生四百名，修學期為四年。建立共收容一萬六千三百名兒童的特別寄宿學校多所，收容一千七百五十名兒童的保育院多所，及收容兩千名兒童的接收與分配中心廿九處。各蘇沃羅夫軍事學校之目的，必須為訓練男孩子具有軍官的才幹，以服軍役，並給予他們一般中等教育。各專門職業學校的學生，除工商業的教育外，必須獲得不下於中等教育七年級程度的一般教育。

在從德寇佔領下解放出來的地區裏的經濟重建之領導工作，與實行政府對此等地區的各種決定的監督，均由蘇聯人民委員會屬下之從德寇佔領者手中解放地區的經濟建設委員會擔任。該委員會由主席馬侖科夫及委員伯利亞、米高揚、沃茲尼遜斯基與安得列夫諸人所組成。

【塔斯社莫斯科廿三日電】於評論聯邦人民委員會及聯共中央委員會昨日發表的、關於恢復由德國佔領者手中解放的地區之經濟的緊急措施之決定時，真理報稱：這乃是歷史的文獻，它乃是在為紅軍勝利的戰鬥之結果而出現的。它反映了斯大林對於由希特勒桎梏中解放的蘇維埃人民之兄弟的關切，它充滿了全體蘇維埃人民於最短期間恢復由德寇佔領者手中解放地區之城市、鄉村與集體農場之堅固意志與決心。在此決定中所規定之辦法，將使解放區人民能夠增加其物質幸福及醫治德寇佔領者所予之創傷。成列車的機器、糧食、被服及牲畜等隨着前進的紅軍之後運往解放的城市與鄉村，被蹂躪的土地以無比的速度在恢復着，被敵人毀滅的城鎮與鄉村已有很多由廢墟中生長起來，全體蘇維埃人民正參加斯大林格勒、羅斯托夫、沃羅涅茲、奧勒爾及其他城市之恢復工作。由雅羅斯拉夫及伊凡諾沃集體農民發起的以糧食與牲畜援助解放區之有力運動，正在全國中展開。古比雪夫州之工人與集體農民堅持幫助解放區經濟之恢復，蘇維埃人民對其兄弟姊妹痛苦之關懷與愛國犧牲性，正在日益擴大中。

太行麻田鎮 破獲國民黨特務機關

最近於太行左權縣麻田鎮，破獲國民黨特務勾結日寇漢奸，進行毒害民衆破壞人民生產，企圖刺殺彭副總司令，瓦解八路軍部隊，秘密組織「維持會」配合敵人「掃蕩」等陰謀的巨案。現全案重要份子均經逮捕，案情大白，正由抗日民主政府依法分別處理中。有原世英者，天良發現，痛悔前非，特由當地政府召集軍民大會，由原向羣衆聲述已往罪惡行為，並宣誓悔過。詳情如下：

八月十三日正午，許多老少男女與駐地附近八路軍，匆忙奔向麻田參加大會。麻田陳鎮長宣佈開會，簡要有力的說明最近所破獲的國民黨特務勾結日寇漢奸進行危害的破壞活動的巨案的案情後，更以沉痛而激昂的語調說：「原世英不過才廿歲，上過幾天中學，像這樣的青年，正應該教育他為國家民族盡力，但國民黨特務機關卻指引他參加漢奸組織，替敵人做事。像這樣的戕害我們民族青年，能不令人痛心！能不令人憤恨！我們抗日民主政府是教人為善的，不但要挽救已經覺悟的原世英，還要挽救其他一切被騙的失足份子。但是對於那些死心塌地的漢奸，卻毫不留情，要堅決的制裁」。台下立刻爆發出一片「反對國民黨特務機關毒害青年」！「堅決懲辦死心塌地的大漢奸」！「擁護政府寬大政策！」的口號。

原世英滿懷悔過的青年出現台上時，台下人們一致歡呼：「歡迎原世英改過自新」。他看到羣衆這樣激昂有力的表示，悔過自新再作公民的念頭，更加堅決了。他於是慚愧而又興奮地開始他過去怎樣從事國民黨特務工作（實際上就是漢奸工作）的自白：

「諸位鄉親們，我今天實在沒有臉再見大家了。我做了很多壞事，對不起鄉親們。不過我過去是受了欺騙。為了以後不再讓大家上當，所以願意講幾句話。我是怎樣參加到國民黨特務機關裏去的呢？是實寨村閻辭雲醫生介紹的。去年十一月二十七、八日，他告訴我抗戰勝利後，只剩下國民黨，共產黨是會被消滅的。勸我趕快加入國民黨。我當時也不知道參加後做些什麼，沒有考慮就填了志願書。從此以後，閻辭雲就分配任務，督促我工作，並且告訴我特務的總負責人是李桂俊，後台老板是劉三柱，可是他們不願出頭，利用閻辭雲、孟健民等來活動。」

原世英繼續着他的自白：「我參加以後，一共開過三次會，第一次是叫我調查駐軍情形，特別是部隊的首長們住在那個院子裏。又要調查民兵的槍枝人數，和本村那些人是共產黨員，那些是熱心抗日工作的積極份子。這些我都找機會作了。第二次是在今年春天，村裏唱大戲的時候，分配了我兩個任務，一是散佈謠言，說「四十軍向八路軍借小米，如果借給便罷，不然中央軍就打來佔遼縣」。二是挑撥村裏各種組織的關係。恰好書教會和民兵為一件小事誤會，我就借了書教會員的名義，極力挑動，使得雙方鬥爭起來。第三次會是在陰曆三月間開的，正是敵人「掃蕩」的時候。領導我們小組的閻辭雲和孟健民告訴我們，在「掃蕩」前宣傳「加入國民黨，敵人來了就不殺」，藉以擴大組織。同時要偵察部隊、機關往那個方向轉移。在敵人「掃蕩」時，如果沒有被捉住，就不要暴露，好在「掃蕩」後繼續活動。如果被敵捉住，就說是國民黨員，那時敵人叫你引路叫你倒窯洞，你就引着敵人去幹。要說八路軍「不打仗」。「掃蕩」以後，要說「掃蕩」前兩個任務，我沒有完成，只是在「掃蕩」以後極力散佈謠言。同時因為敵人那次殺了我四頭牲口，很覺得難過，軍隊裏有個同志勸解我，並且談到左權將軍的犧牲。我說：「左權將軍犧牲了算什麼，還沒有我這四條牛死了值錢。」

他的話才說到這裏，台下已經再也忍不住了，人民舉起拳頭高呼：「擁護八路軍！」「保衛我們的家鄉！」「打倒做敵人走狗的特務份子！」有個老太太，顫着她那枯瘦的手，舉起拐杖來，恨恨地罵：「我要打死日寇漢奸。」

這時原世英更感覺到慚愧，頭無力的垂下去，繼續講着：

「我們在每個村，都有不同的工作重點。軍寨村是破壞紡織廠，麻田鎮主要的是……」他講到這裏突然停頓了，他知道講出來後人們要如何的憤恨啊！「謀刺彭副總司令及其他軍政首長」。果然話剛說完，人羣裏就流過一片急促的微語和騷駭的聲音，竟敢毒害我們千百萬人民所熱愛的軍政領袖!?真是滔天的罪惡！

「我們的任務還有一個」原繼續說：「就是破壞根據地的一切建設和生產。在軍寨村，我們曾想了許多辦法來破壞紡織廠和水渠，偵察存放器材的窯洞。另外就是破壞今年駐軍才為老百姓架起的那座水車。我們趁着村裏籌備騾馬大會，加緊準備春耕的時候，幾個人曾經在深夜裏拿石頭去砸水車的軸，沒有成功又有聲響，所以第二次改用鋸來鋸斷，雖然使水車有些損傷，但仍沒有根本破壞。當時我想天這樣旱，水車每天可以澆十幾畝地，為什麼要破壞它呢？閻辭雲告訴我：『他們共產黨提出每畝地增加三升糧，叫人民吃的好些，咱們就要破壞，就要使老百姓少生產糧食，難道你還怕咱們沒有吃的嗎？我不就是吃的很好嗎？一畝地也不種，掛着醫生名義，每天還不是吃肉吃麵。水車壞了，天又旱，大夥沒有吃的，咱不管，反正像你我這樣參加了「國民黨」，不怕每月上級不給津貼，餓不死還要吃好的呢』。」特務份子這樣罪大惡極的行為和多麼露骨的反對人民的思想，又怎能不使到會的每一個人咬牙切齒的痛恨！因此極其激昂的口號聲裏夾雜着各種怒罵的聲音。漢奸太可恨了！竟居心要把人民活活旱死、餓死！「我還做了一件更嚴重的錯誤的事。」原世英有些膽怯，卻終於又鼓起勇氣說出來了。

「陰曆三月初九，趁大家到麻田趕會，把閻醫生給我的毒藥，放在軍寨村附近的井內，幸虧那是個活水井，傍晚下的藥，第二天就被水沖走了，所以沒有毒死鄉親們。為什麼我在井內投毒藥呢？因為閻辭雲告訴我，咱們反對共產黨、八路軍，但是老百姓卻偏要擁護他們，所以要反對他們，必須先毒害老百姓。他還打個比喻說，八路軍是魚，老百姓是水，抽乾了水，自然能夠捉魚。這是「竭澤而漁」的辦法。」

漢奸特務這樣露骨的自白，使到會的每個戰士和老百姓又再一次的體驗到八路軍和人民是生死與共的，於是：「加強軍民合作」的口號，也就自然的響起來。原世英又繼續着：「為了不暴露自己以便巧妙的進行工作，我們有許多活動辦法。如第一，利用小恩小惠，如做飯時送些東西給幹部吃，或者是表示自己進步，設法與幹部接近，好乘機會偷文件。如果所接近的是管理人員，就想法在存放的糧食裏投毒。如果是電台、工廠或者是電話房，也要想法隨時把機器加以破壞。第二，打到各羣衆團體、政權組織裏去，利用幹部名義活動。第三，利用作買賣，販舊衣，收山貨，到處聯絡，偵探消息。第四，針對鄉裏各種工作，如減租、減息、合理負担等工作的個別缺點，隨時破壞。最後，我再說一件巨大的罪過——怎樣去謀刺彭副總司令的？」這句話像電流一樣，立刻使全場人的神經緊張起來。

「介紹我加入組織的那個醫生，和李玉亮的老婆有曖昧關係。李玉亮也是我們小組裏的一個，他和李玉亮商量好，叫這個女人去勾引警衛員，利用警衛員買東西、找人縫補衣服或其他機會，極力引誘。有一個警衛員很落後，被我們看中了，後來他上了圈套，和李玉亮的老婆發生了關係，於是就强迫他參加我們的組織，為我們做事。我們曾經交給他一包毒藥，找機會毒死彭副總司令。誰知這個警衛員天良未泯，始終不肯下手，結果自己苦惱的在病中自殺了。」這時部隊的同志們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兩月以前警衛班的王瀟興為什麼自殺的。

在充滿着憤慨的「擁護彭副總司令！」和激昂的「堅決制裁漢奸特務！」的口號聲裏，原世英自己覺得真是十分慚愧，他自問這些罪惡難道是中國人作的事嗎？於是悔過和作好公民的念頭更為堅定了。他的聲音忽然變得大而有力了。

「各位鄉親們，原諒我吧！我現在覺悟了，知道自己參加的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漢奸組織，自己所作所為的，是漢奸行為。我難過極了，決心痛改前非，我決不是口說空話，今後一定要用實際的行動來證明自己的改過。如果像過去那樣胡作非為，甘願受最嚴厲的處罰。」

羣衆對於一個曾經失足陷入罪惡深淵裏的人，果真能夠悔然悔悟，自然是歡迎的。所以也就響起了「歡迎原世英自新，再作好公民！」的口號。接着從衣袋內，原世英掏出了預先自擬的誓詞，舉起左手，嚴肅的朗朗誦讀：

「我原世英自受國民黨特務組織欺騙利用後，曾為國民黨特務強迫聯合敵人進行破壞抗日政府及人民的利益，作了很多的壞事：一、參加國民黨，又給敵人引路，在敵人來時說我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掘公家及老百姓掩藏資財的窯洞。二、下毒藥，破壞水車。三、造謠挑撥軍民團結。四、瓦解八路軍，組織開小差，偵察首長的行動，勾引戰士腐化墮落。五、戰爭來時，刺殺軍政首長。六、平日勾結警衛人員，刺殺首長。這些是我極大的罪惡，按罪應該萬死，但政府及軍隊寬大為懷，念我受騙，教育我悔過自新，給了我新的生命。我真正醒悟了，我願誓死痛改前非，堅決脫離國民黨特務組織，擁護抗日的政府和抗日的軍隊。如再參加國民黨特務組織或有漢奸行為時，甘願受政府嚴厲刑制裁。」（新華社太行廿日電）

魁城會議結束 羅邱發表聯合聲明 將召開蘇英美三國會議

【路透社魁北克廿四日電】邱羅今晚於魁北克發表聯合聲明如下：「八月十一日於魁北克開幕的英美作戰會議，在加拿大政府的慇懃招待下，現已完成其工作。在總統與首相五月末華盛頓會議以來所發生的滿意事件面前，世界戰爭的幾個方面曾加以檢討。各種必要決議業已成立，以規定兩國海陸空軍的前進行動。鑒於此等軍隊在地球上數處不斷進攻敵人的戰鬥中業已混合一起，因此必須保持在戰爭指導上最緊密的同時目標與方法的完全一致。在美國及大英帝國進攻敵人的戰爭努力擴大與深化之下，今後的會議將經常舉行，其間隔應較以往為短。對於已達到的決定作任何宣佈，將對作戰部隊無所裨益。此等決定只能體現於行動中。但可聲明者，即各參謀長的軍事討論，已極充分地涉及對日作戰及有效援助中國問題。蔣介石將軍的代表宋子文部長為討論之一方。在此方面，如同在歐洲戰場一樣，總統與首相得以接受並批准聯合國參謀長一致通過的意見書。關於作戰或由作戰所引起的政治問題，亦已成立協定。除去可能與蘇聯籌備之三國會議外，並決定英美當局在今年年底前舉行另一次會議。有關對德寇作戰的決定底全部報告，將提交蘇聯政府。會議中曾考慮對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的關係問題。」

據悉，若干國家政府本週後數日中將發表聲明。邱吉爾今日告記者，會議案以目的之絕對一致完成其任務。彼展望將來所擬採取的偉大步驟，並謂軍事形勢逐致彼佳。邱吉爾稱卡薩布蘭卡及華盛頓短期與長期的作戰計劃業已擬就，此即已通知宋氏。邱吉爾謂，英國與美國現已能傾其全部壓力加諸軸心國家。彼感到會議的工作非常繁重，且在全部時間內未有一分鐘消閒。除當前的工作外，倫敦方面且有迫切的事務。各參謀長的工作亦極繁忙，每人均在將會議中耗去冗長時間，以便達到最後的決定。邱吉爾宣稱，所有有關人員均已達到非常良好的結論。他們確保一致與完全之誠相見。由於這些決定的結果，彼預見此後將有重大的步驟，以逐一打倒聯合國家之敵人。

羅斯福總統在邱吉爾之後向記者演說稱：聯合國家人民必須是魁北克會議決定的實行者。只靠軍隊不能贏得戰爭。國內人民的支持是同等必要的。彼謂：會議必須由工廠內、船塢中以及田野上的人民完成之。在黑暗的日子以後，在卡薩布蘭卡所計劃的許多戰鬥行動現已見諸實行。彼繼稱：各位記者可以臆斷尚有其他計劃行將予以發展。羅斯福總統強調戰爭是世界性的戰爭，且謂彼與邱吉爾曾對西南太平洋、中國以及攻入吉斯卡等問題加以詳細討論。

【路透社魁北克廿三日電】路透社特派員維爾安報導：相信邱吉爾及羅斯福總統已委任各指揮官以在歐洲戰場舉行「數個攻勢」。此為今日權威方面對魁北克會議軍事內容的首次陳述中所宣稱者。宣佈此事者拒絕作進一步之說明，但傳聞愛森豪威爾「或者」將被任命為聯合國軍隊攻入巴爾幹之統帥。根據日前的計劃，將任命「英國人」領導攻入法蘭西以及或者荷比等國。以此事通知記者之人士稱，如軍事形勢一有改變，則此等計劃自然應有所修正，惟盟軍之攻勢「必將滿足斯大林一再關於第二戰場的要求」。在猛攻法蘭西或荷比等國時，預料將利用下述方法：（一）大量空運部隊；（二）以轟炸大大削弱岸防；（三）以一千艘運輸艦載運至少兩百萬大軍猛攻部隊。據通知記者之人士稱，邱羅間之討論大約百分之九十五為軍事的，百分之五為政治的。中國外長宋子文之抵達與對日戰爭有關。他今日與羅斯福同進午餐。此二人之會談繼續至下午。從魁北克會議軍事內容之此種洞悉觀之，對日新攻勢的計劃當如對德攻勢計劃一樣以科學的完整性製出之。宋子文將以同盟國在太平洋之戰略通知蔣介石。格拉斯哥爵士將向澳總理寇丁報告。

【路透社魁北克廿四日電】一星期二晨軍用專機於佛朗田納別墅，將與會人員載赴各該目的地，此即重要的魁北克會談結束之徵。美國務卿史汀生已離此。中國外長宋子文準備於今日更遲時離此，現仍未有邱吉爾之聲明；但現認為英英大概將週末返英。

貝奈斯即將訪蘇

【路透社倫敦廿三日電】捷克總統貝奈斯儘速前往莫斯科之計劃，並未改變，俾與蘇聯談判蘇捷廿年友好聯盟條約。路透社記者自捷克權威方面獲悉：捷克政府在其最近一次閣會中，再度決定此項條約應予談判，總統所以暫時延緩啓程，蓋英蘇間有「某種討論」所致也。

蘇京人民歡欣鼓舞 熱烈慶祝哈城光復

【路透社莫斯科廿三日電】斯大林致哈爾科夫前線有功將士之命令係由莫斯科之無綫電台轉播。廣播之前有齊鳴的洪大鐘聲，並唱「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歌曲之第一節。在宣讀斯大林命令後，無綫電播出戰鬥的聲音——大砲聲、機關槍嘘嘘聲以及手提機關槍聲音、爆炸的砲彈聲音。入夜，二百廿四門巨砲向天齊鳴，一時重砲隆隆作響。莫斯科天空火球飛舞，火光升空達三千呎。共發砲四千四百八十響。一時火箭及砲彈照耀全市，宛如白晝。砲聲沉寂後，市內歡呼之聲不絕於耳。記者身後某婦突以雙手捧我背謂：「我可以回返哈爾科夫探望家園了！」克里姆林宮及紅場遍是紅黃藍綠各色彩球，莫斯科人民咸以歡愉之心情，延至清晨二時，擁塞大街小巷，或自窗戶向外眺望此快樂之場面。市民能於夜間舉行各樣祝捷活動。

盟國陸海空軍雲集北非待命攻歐 意南部交通續被炸毀

【路透社倫敦廿三日電】前路透社駐北非特派員馬歇爾頃返倫敦稱，沿着記者剛才飛返的整個北非海岸綫，大量同盟軍猛攻部隊現正集中待命攻入歐洲堡壘。與最精良裝備的陸軍一起，巨大海軍艦隊正沿伸展數百哩而面臨歐洲腹部，從意大利的靴尖到法蘭西、西班牙邊界的廣大前綫上準備出動。上空則怒吼着同盟國空軍，大隊飛機一隊跟着一隊的，現在正以壓倒的規模集中力量，準備作猛攻及支持其他部隊之用。過去盟軍裝備及戰鬥組織方面所存在的缺點已加以無情的根絕及糾正。八八種大砲，六號虎式坦克以及所有被軸心利用成為此次戰爭中新的武器之特殊問題，均曾加以研究。德軍指揮部僅在追擊砲火力之集中一點上表現其優勢，而美第七軍及英第八軍，在西西里都表現了甚至在地形於他們不利時亦能不顧追擊砲及德軍所能投入戰場的最精銳部隊的拚命抵抗，舉行猛攻，並奪取最強有力的陣地。

盟機投彈二千噸 德國首都混亂不安 一九一八年之情緒蔓延全國

【合衆社北非盟軍總部廿四日電】盟機於侵入意國前摧毀意大利之生命綫，昨日出襲為隔二百轟炸之第五日，又炸毀意大利三個重要鐵路聯絡點。當蒙哥馬利語加拿大軍隊謂「我們不久將要向前進攻」時，他暗示侵入意國為時已不遠。同時非洲空軍中型轟炸機與戰鬥機炸及掃射意南部之鐵路，南巴蒂巴格里亞之軌道及車輛。中東之美解放式機在巴利投彈。西北非戰略空軍飛機除白晝轟炸交通綫外，又於夜間轟炸班多西之鐵路目標。英美軍艦則炮轟意大利西海岸及南海岸，憲洞附近海面之軸心船隻。據稱自去年十一月盟軍在北非登陸以來，軸心國在西地中海損失飛機四千架，在陸地上被毀者未計算在內。

【合衆社倫敦廿四日電】英國巨大飛機隊於昨夜進襲柏林，投彈一千五百至兩千噸，此為戰爭以來對德國首都最猛烈之空襲。同來之駕駛員稱：巨大的四噸爆炸彈及數千枚燃燒彈使柏林成為燃燒之地獄，於二百五十哩外猶可望見。航空部稱：損失飛機五十八架，此為戰爭以來英國第一次對大陸之襲擊中所損失之最大數目。巨大四引擎轟炸機每架能攜帶八噸之炸彈，投落之炸彈炸毀城中達四方英里之區域，濃烟上升一萬五千呎。整個轟炸不到一小時，但其猛烈為以前對柏林七十二次空襲中任何一次之二倍，為德國對倫敦任何一次空襲之四倍。前此最近一次轟炸柏林之最重者投彈共九百噸。

【塔斯社蘇黎支廿三日電】瑞士報紙柏林訪員報導，柏林正陷於恐慌。勞動者日報稱：「柏林的街上充滿了帶着箱籠的人與獨輪車。人人都爭着上火車與早些從首都逃出去。人民認為由柏林撤退之官方文告乃係形勢嚴重之表示。」德國報紙也承認柏林之恐慌。柏林日報抱怨人民議論政府之撤退。然而報紙於否認這一謠言時承認國家各機關已將其檔案由柏林撤退。德意志日報訪員報導，在德國人人都想往南部去。人烟稀密的地方到了成千成萬的人使食住之供給問題極端困難。

羅國深懼空襲 倉惶作防空準備

【塔斯社伊斯丹堡十九日電】羅馬尼亞「寰球報」勸告人民準備迎接「任何奇襲」，報紙建議每一個公民在轟炸時，應自行準備必要的食物、「一次的」衣服的手提包、防空洞。儲藏以及裝衣服的手提包，「在你的房子已發現你的防空洞不是不可能的」。該報說明「在你回來後，發現房子已經被毀了，並不是不可能的事。」又據報稱：「大多數的防空準備在布加勒斯特進行。」司令官拉什卡諾將軍發表命令，強迫京城全體居民均有挖掘及準備防空洞之義務，為此每人須服役五天，不去者將處罰款一千五百羅幣。報界工作者報所宣傳，政府最近通過法令，所有違抗命令之人，應受死刑。「隆卡」時報稱：「在目前情況下，過去的刑罰已證明不足用。過去，在監獄中吃着官司的犯人，他們已計劃着新的罪行，以便一出去即可進行。死刑必須成為罪行和違法行之結局。」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解放日報　星期三　第四版

重慶來人談大後方

式微

最近看見了從重慶幾個新來的朋友，我就同他們隨便的談起大後方生活情形來了。

「找房子還是那麼困難麼？」我問。在一九三九年的秋天，那是我自己有過的經驗，在重慶找房子，是那樣困難，非得先找人情與門路不可。

「可不是，困難極了！大家都說，初到重慶，有一個三部曲：一個星期找到老婆，一個月找到職業（注意，是拉拉雜雜的吃不飽的職業），一年找不到房子。」朋友說；「結婚非常之多，戰時，人的流動很大，結婚也來得特別容易，但是許多人常常爲了沒有找到房子，只好拖延結婚。」

從找房子，自然地轉到穿衣服，談到拍賣行，從前！一九三九年與四〇年，拍賣行是那樣的多，記得一條短短的磁江路，就有大大小小六、七家拍賣行。

「現在拍賣行生意沒有從前好了，」朋友對我說。「爲什麼？」我有些好奇。

「有錢的人寧性要做新的，質料好的衣服穿，不要去買那些舊東西了，又不合身材，他們有的是錢，譬如海貨絨大衣罷，二萬元一件，在冬天，馬路上走，可以看見有很多的人穿着。做一套西裝要八、九千元，穿的人也還是有的。至於沒有錢的人，他們做不起新的，也買不起舊的，只好穿破的，補的，拍賣行的生意就因爲這樣清淡起來的。」

接着，她望着她脚上所穿的襪子，說：「一雙女長襪，起碼在百元左右，女皮鞋一雙起碼三百五十元。我這雙皮鞋是四一年買的，七十五元，」她指她脚上的皮鞋，「這兩年來的物價實在漲得太可怕了，」她又指着旁邊一位男同志脚上的皮鞋，說：「男皮鞋一雙九百五十元一點也不稀奇，但西安則達到二千元左右了。」

「陰丹士林布要一百元一尺，市上是無貨的，還須找門路才能買到呢！所以，誰穿着一件新的陰丹士林布衣服，算算看，加上做工，總得千把元，也是很闊氣的了！」我的朋友聳了聳肩，笑了。

「我看重慶報上的消息，說重慶人買不到糖，四川是出產糖的，內江有那麼多的糖，還是怎麼一會事？這也是因着限價的關係？」我說。

「是的，限價！談到限價，也有個三部曲：先是限價，接着是議價，天天開會，忙着議價，每件每樣東西都得議，末了便是不限不議了——黑市。」

「糖在公開的市面上可以說是絕迹了，有一天我從上清寺一直買到兩路口，都鄰街冠生園，買不到半斤糖。內江的糖，——你一定想到那裏的蜜餞了——因爲原料，甘蔗產量的減少，出產得遠遠不及從前的多了。當局抑價收買甘蔗，老百姓覺得還不如種雜糧的好。限價下的糖是有價無市的，許多日用品都是有價無市的，這些被劃爲專賣品的東西，全都是專而不賣。大頭子們大大的囤積，他們的目的是要發財，自然不肯拿出來照限價賣。」

「本來，正確的經濟政策，是發展生產，光印鈔票，有什麼用處呢？可是現在大後方，他們所做的，不是發展生產，而且阻礙生產。農產品量沒有增加只有減縮，許多小工廠倒閉或停了工。」她帶着感慨的對我說。

「一進邊區，完全不同了，耳目一新！」

我插進去說：「是的，你一定會有這樣感覺的。特別顯著的是這一年多來，經過了整風，又是豐衣足食，擁軍擁政愛民。記得一九三八年夏天，我第一次來延安時，看見人穿了一條黑布工褲，認爲新式的很，現在可有比這些着實講究的。」

「還有個笑話咧！自流井的鹽工，買不到鹽吃，你會相信嗎？專賣與限價的結果，會是這樣的。另一方面，限價變成漲價，就說這次我來時，過綿陽，坐黃包車進城，在車上，聽黃包車夫們交談：『我趕好這趟生意要買鹽去，今天還是九元五角的價一斤，明天就要十五元了。』你聽：一天的工夫，相差這麼大，增加如許之多！」

「公家要限價，好！做生意的人呢，總要賺一點錢，才可以過活的，怎麼辦呢？好些東西，就減質或縮量，譬如燒餅油條罷，燒餅一小再小，變成一枚銅元那麼大；油條像一支雪茄烟。今年端午的粽子，十元一個，過去五角錢一個的已漲到十元一個了，而且小到只這麼一點點兒，」她用手比給我看。「但是國營機關，如郵電交通統統都漲價，甚至漲到百分之百，足足一倍。自來水不斷漲價，自來水和電燈公司連人家多少年前租的水表電表押租也要漲價了。交通公路的漲價，更爲可怕，從重慶到北碚一趟車費要一百元。」這的確使我出驚了，記得一九四〇年夏天到北碚，公共汽車費一趟大約是二十元左右罷。

我們轉而談到文化界與教育界。

「從事文化事業與教育事業的人，他們的生活是最苦了。譬如說大學教授罷，這些人，他們有清苦的傳統，其中有些好人，不會也不願去做投機生意，最初，他們靠典當賣衣服等等，敷衍着養家過日子，但是到現在，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賣了，不得已，到最後，只好把他們視如生命的一點帶出來的書籍，也拿出來拍賣啊！至於大學生，再沒有比他們的生活更苦的，西南聯大的學生，大部份人都是一邊念書，一邊兼差的；有些學生，在電影院門口買賣飛票，那一次可得數十元，用以補救生活，至於靠寫作爲生的人，寫文章既不能照自己腦子裏想的，眼睛裏所見的來寫，寫了也不能自由發表。現在什麼都統制而集中了！一句話，他們的生活，被安排在一種吃不飽，餓不死的情況裏。」

她帶着興奮的對我說：「我再告訴你一件事，去年爲着這樣一條戰時公務員生活補助法：『夫妻同爲公務員者，妻不得領食米代金。』引起女公務員們的抗議，有三十多個機關的女公務員參加，組成了一個『女公務員同盟』，但是，抗議的結果，總算把條文修改了：『夫妻同爲公務員者，一人得領食米代金。』事實上還不是同沒有修改一樣，一樣的只有丈夫去領。領平價米的規定是這樣的：按照年齡，廿五歲以下得領六斗，廿五歲以上，領八斗，卅歲以上，領一石。平常，總是丈夫比妻子年齡大一點，領的時候總想法能多領一點，結果還不是由丈夫去領。」

俗語說：「不見高山，那見平地，」人要是沒有體驗過各種各樣的生活，是不知道比較的，不知道比較，也就不會知道什麼是幸福，什麼是苦痛，聽了這位朋友所說的關於大後方的種種，我想起長久生活在這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我們，不論男女，同負抗日救國的責任，政治上，經濟上得到了平等的地位，工作與學習，一樣的對大家伸着開展與進步的道路，生活是緊張而快樂的。我們幾乎很難以想像大後方的同胞，是怎樣地在腐敗政治下苦痛，掙扎和鬥爭着呵！但是我們要告訴他們，我們沒有忘記他們，並且爲了他們，我們要更加倍努力的工作！

八月十四日

幾種蔬菜的貯藏和霉豆腐的製法

老蕾

（一）西紅柿（番茄）

西紅柿在落霜後就不能再生長了，要保存西紅柿，可在落霜前的一兩天，把半紅的，快要紅的，腹部起了白色已達十分之七成熟的，輕輕連蒂整串摘下，安置在寒霜侵不到的地方，例如用繩子串掛在窖洞內，或放在木板上，聽其自然慢慢地紅熟，最低限度能達陰曆年底不會壞，隨時可選紅熟的作食，維他命C也不受損傷，味道顏色和初由枝上摘下的一樣，營養分勝於冬天市上買的柿子、梨子。

太青嫩的不能直接貯藏，貯藏就要腐爛。但是可以切成薄片晒乾，裝在乾燥的地方，做菜時作調料或單獨煮食，很像南方的嫩筍乾，略帶酸味。

（二）茴子白（甘藍）

茴子白，切還，同白菜一樣能窖在窖裏，經久不壞。可是個人生產的，數目不多，下窖不便，一時又吃不完，碰到這種情形，如要貯藏，可在初起凍時，把茴子白、切還，連根帶葉拔回來，放在窖洞裏，或者房子裏（最好是不起凍的房子），可以保藏半年不壞。

（三）白菜、蘿蔔

白菜、蘿蔔的貯藏，除了下窖外，本地的老百姓就是製成醃菜，把新鮮的白菜和蘿蔔壓在大缸內，加鹽加水，讓它發酸，可保存八個月，超過八個月，就不吃了。不過新鮮菜、水分多，佔的體積大，買很多缸，價錢又很貴，並且這種酸菜吃得多，會損害腸胃。要補救這些缺點，可以把要醃的蘿蔔白菜切碎，晒到十分之七的乾度（半乾也可以），就可以縮小容積，減少容器。新鮮的白菜蘿蔔要十個大缸，晒過的一缸就盛完了。這樣晒過的乾醃菜，只要壓得緊，不要加水，就能長久的保藏。一層菜，撒以一層適度的食鹽，層層壓緊，越緊越好。盛滿的時候，缸口或罐口，再加上大石塊，壓之，過一個月便可啓食，青香可口。醃時加些辣椒，其味更美。

（四）紅玫瑰霉豆腐的做法。

把豆腐切成二公分的厚度，四公分的正方塊，放在筐子內或板上，放在溫暖的房子裏，任其生霉，秋夏一個星期，春冬半個月，豆腐就會霉到生出白毛。把霉好了的豆腐，略晒兩三天，然後放在碾碎的食鹽末（加些辣椒末）裏邊轉滾，逐漸把滾好的盛在罐子內。約豆腐十七斤（小秤）須食鹽一斤，辣椒末半斤，最後倒入酒半斤，密封罐口。二十天後，即可啓食。色鮮味美，和市上所賣的紅玫瑰霉豆腐一樣。立刻等着吃的，可在封口之前，加以適度的開水，可是不要超過容積的二分之一。一兩月內不吃的，不必加水，酒在啓食半月前加入更妙。

永不兌現的支票

默涵

自從『中國之命運』出版以後，國民黨當局諸公忽然好像眼光遠大起來，善於爲中國的『將來』着想了。而且主張之多，眞正够得上『紛歧複雜』四個大字。以民主政治來說，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裏，把『憲政』宣佈了無期徒刑，說不打掉共產黨，『軍政時期，亦就一日不能終結。』不惟憲政無法開始，就是訓政亦無從推行。但是過了不久，看到這種說法太露骨，爲全國人民和全世界的民主國家人民所不容，於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張道藩就來了一個聲明，給全國人民和全世界發了一張空頭支票，說是『國民會議大概在戰爭結束後六個月後召開，以開始中國之憲政』。最近，又得到消息，說蔣介石準備於不久召開國民黨十一中全會或國民參政會，在這會上要提議開『國民大會』，以便『通過憲法』，『選舉』蔣做袁世凱式的大總統。這樣一來，中國的『憲政』用不到等『戰爭結束後六個月』，馬上就要『實現』了，豈不更是猗歟休哉了麼？

這樣主張過來，又主張過去，只有下面幾件事，始終沒有變，這就是：包圍邊區的反共大軍始終沒有撤退，五十八個叛將始終沒有討伐，吳逆開先始終沒有公審，反共特務始終沒有懲辦。不但如此，而且連日寇的公開誘降也不加駁斥了！原來，蔣介石是主張『以不變應萬變』的，什麼都可大變特變，只有準備投降，準備內戰，和實行特務政治（也就是法西斯的專制獨裁政治），是永遠不變的。

最好看的，是最近中央社竟發出一篇洋洋灑灑的社論，大談戰後的建國工作，說戰後的建國工作要點有五：一曰『保健第一』。據說戰後建設首應注意國民之衛生……一般平民住房之設計與建設，務使得一合理之設備與活動之空間，俾工作之餘，得有適宜之休息場所或相當舒適整潔之家庭環境……；二曰『疏散原則』。據說此後一切建設應顧到防空，各單位不宜過大，……將較大量之發電廠分裂爲較小單位……俾農村亦得電氣化；三曰『標準化與統一化』。據說軍隊裝備和工廠機器，都要採用標準一律之機件；四曰『國際眼光』。據說戰後建設借用英美技術、資金、器材，可能極大，且實爲必經之途徑；五、據說中央已有國父實業計劃研究會之設立，且有若干工業數字都已經擬定好了。

你看，連老百姓的『衛生』，他們都設想到，而且放在第一，還要使農村電氣化呢，而且連工業數字都計算好了，眞是猗歟休哉，萬事大吉！中國的老百姓還不該服服貼貼，一聲不響，靜候這個『黃金世界』的降臨嗎？

但是，大家知道，遠水救不了近火，何況國民黨反動派根本就沒有救火之水。現在尙且抗戰不力，衛國無術，儘其做去，國將不國，更有何面目侈談將來？老實告訴他們，你有本事，把吳開先公審公審吧！把叛國將領討伐討伐吧！把特務匪徒取締取締吧！如果連這些輕而易舉的事情都做不到，你將來還有本事做什麼事？老百姓誰還相信你們的一套牛皮？

中國在抗戰勝利後，當然要建立一個新中國，新中國的主要內容是實行三民主義——民族獨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人人有飯吃，有工做，有書讀），不實行三民主義，什麼衛生、疏散等等，都不是建國的根本問題。中央社是國民黨中央的通訊社，爲什麼講到將來的建國，竟連三民主義都不敢提起呢？那不是很奇怪嗎？

要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第一，就先得要堅決抗戰，把敵人打出去，先要爭取抗戰的勝利；第二，同時就要在抗戰中發動民衆的積極力量，施行民主政治，打下將來民主國家的基礎。難道你們忘了，在抗戰初期，你們曾吵吵嚷嚷，說抗戰中同時就要建國嗎？爲什麼就隨便廢了你們的那張支票呢？老實說，如果現在不努力抗戰，不實行三民主義，反而在破壞抗戰，提倡新專制主義，甚至於和敵人明勾暗搭，那就不必妄談什麼『建國』。試問那樣是建的誰的國？爲誰建國呵？

你們說軍隊的裝備要『標準化統一化』，你們就不應當把優良的武器彈藥只給某些特殊部隊，而這個裝備『標準化』了的軍隊却不去前方打敵人，反留在後方，時時刻刻準備消除異己，進攻裝備不『標準化』而在前方苦戰殺敵的八路軍、新四軍。不應當用盟國供給我國抗戰的飛機去屠殺甘南的老百姓。再則，與其等將來『標準化』，還是現在幫助幫助在前綫英勇抗日、有功於國家民族的軍隊，不要反而處心積慮想把這些軍隊困死餓死打死，那就眞正功德無量，比侈談將來『標準化』中聽得多！

我們也希望那些『大人先生』們，在吃飽玩飽之餘，睜開眼睛看看大後方的老百姓現在是過着什麼樣子的『衛生』生活？到處是天災，到處是人禍，大後方的老百姓，在你們這些國民黨反動派的壓榨之下，已經『衛生』到了活不下去了。你們的『住屋設計』、『工業數字』，對不起得很，可惜充不了飢。當人們連褲子都穿不上，連親生的兒女都只好論斤出賣或忍心殺吃的時候，你們這些油腸肥肚的『大人先生』們却對他們預約將來住洋房，吃大菜，過『衛生』生活，這不簡直是笑話嗎？什麼『農村電氣化』？如果老百姓都死光了，還『化』什麼呵？

『將來』誠然是萬分可貴的，但『將來』是『現在』的繼續，是『現在』的發展，如果摧殘盡了『現在』，那裏還有什麼『將來』可期？倘若用對於『將來』的夢話來粉飾『現在』的罪行，借『建國』的美名來進行破壞抗戰的罪業，那末，不管你說得怎樣漂亮，談得如何起勁，也一定要當心爲全國人民所唾棄的。

這一點，有些『大人先生』們似乎也很清楚，他們自己也不大相信他們的支票的信用，所以，據說大後方現在正大事提倡『受苦』，而且受了苦還不准訴苦，還要忍受下去，這樣才算『有骨氣』云云。可是，如果眞照你們所主張的，『骨』『血』『肉』就要完全沒有了。事實很明白，雖然中國人民是最能刻苦耐勞，但爲的是解除將來的一切痛苦，中國人民也是最有骨氣，但還是用於反抗壓迫，驅除强盜；而不是以被侮辱爲『有骨氣』，以被剝削爲『能吃苦』。那些『大人先生』們喝了人家的血，還要人家俯首貼耳，不則一聲，天下那裏有這樣便宜的事呵?!

空頭支票還是少開一些吧。現在，最要緊的，應該是老老實實的實現七月九日延安民衆大會的四條要求，至於『工業數字』之類，慢些擬定也還無妨。如果用永不兌現的空頭支票，來掩蓋你們現在的倒行逆施，來掩蓋你們現在的準備投降與準備內戰，那末，你們就是罪惡滔天，其心可誅了。

演戲的和捧場的

張諤作　曹國興刻

汾河東西

——兩個老百姓的談話

李俞明

一

我是洪洞縣×××村的人，不但受日本鬼子的災害，還要受反動軍隊的壓迫，眞使我走頭無路，要活活的將我逼死。

鬼子經常到村裏擾亂，莊稼是不能好好種的；這些我們政府却不過問。每兩銀子交三石五斗麥子（銀子是向公家繳納的糧銀），這都不算，每兩銀子還要借兩石。百姓認爲要打日本，自己打糧不够繳，賣東西借債繳公糧，也不說別的。但準備好了，又不收，『公家沒處放，你們各自保存。』百姓上那裏放呢？埋到地裏去嗎，怕人偷走；放在家裏嗎，又怕敵人來搶走。果然，敵人來一個掃蕩，麥子都給搶光，燒光了！

鬼子走後，百姓沒法過活；政府又來要糧，來勢兇兇：『有也要送，沒有也要送，』誰敢說個沒字，皮鞭，軍棍一起落下。我說了一個「交不起」，軍棍將我腿都打壞了。老百姓挨皮帶吃耳光是常事，我知道因交不出銀糧被打死的，有偷加娃，仁福生等，光洪洞縣，就有一二十個。

百姓弄得沒法，只好到河東去買糧給公家繳，但還得要悄悄的，如讓公家曉得，加上個私買糧食的帽子，就要受到懲罰。老百姓的東西是被登記了，誰也不准隨便買賣，買一斤鹽也要到政府辦手續。

年輕的都跑到河東去了，安澤縣就有八路軍，決死隊，他們好得很，不打老百姓，不罵老百姓，有時他們還幫助老百姓收麥幹活，鬼子上去（安澤縣是在山裏）就被打下來了，他們經常還到川裏來打游擊，八路軍決死隊眞好。你看相隔一道汾河，就好像是兩個世界一樣。

二

我是甘肅人，過去在頑固軍做事，因有病又上了年紀才許可我回家，自己的東西概不准帶，就隨身穿着這套襯衣。走到米脂錢早就化光了，沒法只得要飯吃。邊區的老百姓眞好，給我找房子住，做飯吃，臨走時還給裝些乾糧，才得到這裏來，否則怕早就餓死了。

你們隊伍還吃白麵哩，我們一天兩頓稀飯，飽也是這樣，不飽也是這樣，開飯時周圍放哨，每個人後邊跟着一個揹槍的，監督着，打罵是常事。有很多弟兄，因爲從來吃不飽拖死了，也有的，餓的沒辦法，站着崗，得空就偷跑了。開小差的非常多，有的部隊長官自己放哨，不讓弟兄們出營門，雖然這樣嚴，還是禁不住弟兄們跑走。

在路上我遇到他們的新兵往上開，離綏德不遠的一個溝口上一個弟兄病的很厲害，他們就將他的軍服脫下來，將人丟在那兒不要了。另一個弟兄也是病很重，走不動，他們說：「到這兒休養休養吧！」就要拿槍打死，老百姓看見了，趕來解勸：「不要打死，他是有病，不是不走。將他留在這兒吧！我們管他吃喝，病好了給你們送回去。」他們兇惡的喝住老鄉：「不准向人講！」一槍把這個弟兄打死了！

這批青年同胞爲抗日當兵，竟變成和犯人一樣，爲救國參軍，生了病竟死在自己的槍彈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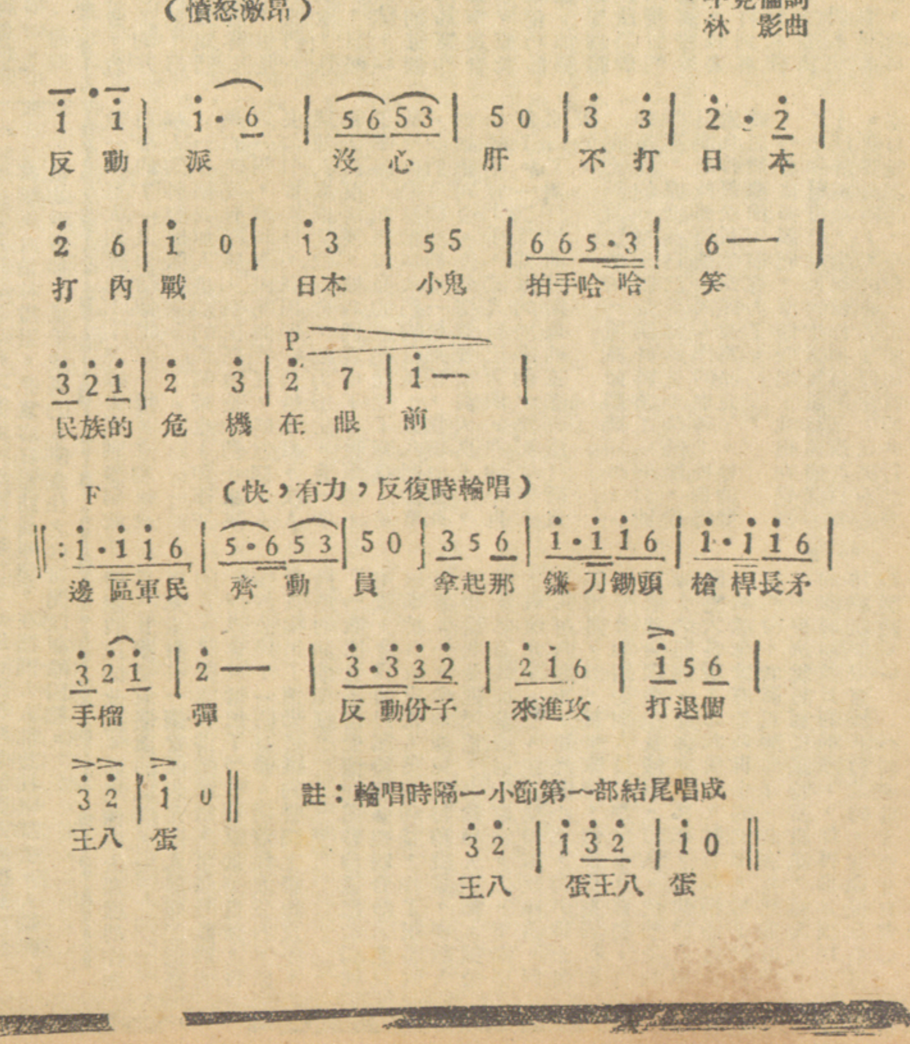
現在我到了幸福的邊區，有飯吃，有衣穿，有地種。安樂的日子，使我快忘記自己的年紀了，我還要活下去，過更好的生活，看日本鬼子給我們趕出去，建設起我們的新國家哩！

八月五日

反對打內戰

C 2/4　（憤怒激昂）

牛克倫詞　林影曲



註：輪唱時隔一小節第一部結尾唱成